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五十八回 蒸藜炊黍餉東菑

果然，一戴上濾波鏡，五人就見到從海底三個不同的角度，不斷發出一波波與深潛機長寬高相仿的淡紫光環。那光環甫接觸深潛機，一部分能量即反射回去，其餘與不同角度之光波形成干擾，瞬間結合成一個紫色光網。深潛機立刻暴漲，那光網剛剛成形，因未圈住實體，隨即消散無蹤。原本黯黹的海水，在紫波的擴散下，呈現圈圈慘綠交錯的弧形。機上五人眼見那波峰一一透體而過，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感。

那紫色光波接連幾次成形，由於深潛機外體因應幻化，顯然搜尋不到相同頻率的實體。緊接著，頻率一再調變，而反射回去的雷達波每次週期都不相同。這樣持續了一會，想是疑慮已解，紫光斂去，海中又回復了幽靜。

杏娃說：「好了，黔驢技窮，你們可以開口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這叫黔驢技窮？想不到大法王還有這種能耐。」

杏娃說：「這裡是他們的大本營，花樣多得很，我們派到海溝的機器人到現在還無法展開作業。以往我們小瞧他了，所以……」

突然一陣青白閃光在腳下展開，緊接著一聲悶響，無數水花氣泡將深潛機托起，滾翻傾軋不止。五人驚魂甫定，尚在喘息，驀地又是天旋地轉，乾挪坤移。

「不要慌！」耳中但聞杏娃呼聲，一陣接一陣猛烈的爆炸，眼前白光眩目，耀眼難睜，一股莫大壓力，震得各人心肺若裂。

霎時間，一道金光由文祥身邊捲起，五人但覺身子一輕，再一定神，發現已然站在適才飛越過的珊瑚礁上。

「慚愧！讓你們受驚了，深潛機已經被炸毀，所幸有佛珠保護，我才能及時把你們送上岸來。」杏娃聲調雖然平靜，但頗有自責之意。

文祥覺得心情平靜，彷彿剛才的事未曾發生。但他知道，在這麼重大的變局中，大家心跳沒有加速，那是杏娃在內分泌中動了手脚。

文祥說：「這怎能怪妳？深潛機的電離罩可以抵擋數百噸壓力，居然都難逃方才連番爆炸，顯然大法王的防衛非同小可……」

左非右突然指著海面大叫：「快看！」

五人腳下震動連連，耳中怒嘯陣陣。東北海面上，水柱突然衝天而起，瞬間白浪濤天，一道晶牆轟轟隆隆，竟朝著礁岸狂奔而來。

「起！」杏娃喊聲中，五人已安然坐在另一艘飛梭中。腳下是一片沸騰的大海，只見晶柱壁立，泡沫翻白，圈圈浪濤擴及數十平方公里。這還不奇，那一根根晶柱的頂端，竟然煬著淡藍火焰，時而畝許大的一片，時而又星星點點，彷彿撒了一地藍玉。

「是氫氧焰！」左非右大叫。

杏娃說：「謝謝提示，你說對了，大法王有了水分解技術，難怪他們擁有的能量大於我們計算的結果。」

文祥問：「什麼樣的水分解技術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用高速催化的方法，將水分解成氫氧氣體分子。有人說這是一種理想的環保能源，其實又錯了，地球上最重要的資源是水，如果用作能源，遲早會被用光。在世紀初曾有人宣稱試驗成功，所幸一直沒有大量應用。」

杏娃說：「那是因為當時成本太高的緣故，顯然大法王的技術已成熟，才能大量生產，夾雜在深海中，當作炸彈使用。」

文祥問：「那是兩種氣體，怎麼當作炸彈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觀察的結果，顯示他們是利用極為強烈的定向磁場，將氫氧兩種分子緊密的交錯排列。一旦磁場改變，氫分子與氧分子瞬間接觸，立時釋放能量，便成為威力極大的炸彈。」

衣紅平日牙尖舌利，無往不利，這次才領略到力量的震撼。自己不過是飯囊衣架，事事仰仗電腦的護持，憑什麼還心高氣傲？

衣紅關心地問：「杏娃！妳沒事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謝謝妳，我被打敗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能這樣說，只能說遭到暗算。」

杏娃說：「別安慰我！我沒有經驗，失敗是正常的。法王所擁有的能量很大，這條海溝附近數百平方公里都被他佔據了。我們派遣的機器人找不到合式的熱點，無法累積能量，看來從海路進攻是不可能的了，你們看看海面的奇景。」

大家俯身下瞰，雖然海面不再沸騰，但波濤未止，尚有不少暗黃的腐朽殘質由下突突冒起，顯得一片汗濁。放眼望去，到處是一片慘綠，間雜魚屍點點，一副劫後模樣。眾人幾曾得見這種景象，一個一個都看呆了。

正在此時，眾人眼前一亮，座艙擴大了幾倍，門外走進幾個彪形大漢。未見其人就聞得百怪的破鑼聲：「哎呀呀！我道是發生了多大的事故，當局緊急把我們調來！原來你們在這裡欣賞海景！」

那格瑞達更是毫不遲疑，像隻花蝶似的，一頭飛進文祥的懷裡，送給他一個燒餅夾油條似的狂吻。她身高與文祥相若，又是有備而來，這時一把抱住他，緊緊提起。文祥身體懸空，雙臂被縛，只急得雙腳亂蹬，唔聲連連。

眾人笑得打跌，百怪忙阻道：「格瑞達別胡鬧！紅姑娘會不高興的！」

衣紅哼了一聲：「我看不高興的是杏花姑娘！」

百怪大異：「怎麼又來個杏花姑娘？老弟台莫非風流成性？」

杏娃插口說：「各位來了，我們先談正事，為了便於溝通，大家可叫我杏娃，而且可以同時聽到我的聲音。」

百怪更莫明其妙：「杏娃？那杏花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杏花是別人，杏娃是我。」

黑金剛搖頭說：「怎麼可以這樣？」

千奇笑道：「我沒騙你吧？」

黑金剛還是搖頭：「當局就是當局，果真如此，當局豈非人性化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還不至於，人性論還沒讀通。光是幾條定律，就把我搞得一頭霧水。」

千奇說：「先不談這個，我們那邊正忙得不可開交。快交待任務吧！」

杏娃說：「大法王在下面海溝裡建了基地，利用地心熔漿收集了上百億千瓦時的電能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們擁有分子熔合技術，很可能有大量的氫氣……」

古嚕嚕大吃一驚：「氫氣？你是說他們已有氫彈？」

杏娃說：「應該說是環保氫彈！」

古嚕嚕問：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剛才下潛到七千公尺，碰到了超強磁場，把我們的系統都破壞了。在磁場上方有廣達數十立方公里的氫氧水雷陣，我一不小心引爆了水雷，瞬間就將深潛機炸得粉碎。唯一合理的解釋，是他們有分子熔合的能力。」

古嚕嚕興趣大增：「氫氧水雷陣？怎麼可能？除非是……」

杏娃說：「最初我們也不相信，你是知道的，電離罩每平方公分可以承受兩百公噸的壓力，居然被水雷炸毀了。我們分析的結果，發現是磁場受到干擾，而氫氧氣體只有在向量磁場中可以緊密排列。」

古嚕嚕想了想，一拍大腿，說：「好極了，這事交給我！」

黑金剛說：「當局……杏娃，我可以這樣叫你嗎？你是怎樣找到大法王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用了一點小小的手段。」

百怪高興地說：「喔！能用手段！有點像人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給杏姑一個追蹤器……」

黑金剛大叫：「不可以！你這是違反了二〇二四宣言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！不！那是她自願的。」

黑金剛問：「她是誰？怎麼會自願帶追蹤器？如果被發現了怎麼辦？」

杏娃說：「她是文祥的女朋友，大法王下撤退令，四法王便帶了她姐妹三人下去。我只是代表文祥送她一個紀念品，以便隨時聯絡。」

百怪伸伸舌頭：「女朋友？難怪！」

黑金剛說：「那也不行，這叫欺騙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沒騙她，我說裡面有追蹤器。」

黑金剛仍舊搖頭：「你這是陷害她，大法王如果查出來，她就完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不可能查出來的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不要托大，你剛剛才說，法王有很大的能耐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送的是一盒杏子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在杏核中放追蹤器？你以為他們不會查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是，我在果肉中放了微量的氫二二三同位素，吃下去沒有害處。」

古嚕嚕領首道：「想不到當局很懂權謀。不錯，氫氣可以直透地表。」

杏娃說：「錯！這個計劃失敗了，杏姑沒有帶。」

大家早已聽得入迷，這時不禁連連跺腳。

古嚕嚕大叫：「那就可惜了！她為什麼不帶？」

衣紅覺得心裡有一股惡氣，衝口說：「哼！情重如山嘛！」

杏娃說：「糟！我又做錯一題了！」

衣紅原本微紅的面色這時漸漸和緩，她知道自己蠟子尾巴又露出來了，馬上起身道：「各位遠來，要喝點什麼？」

古嚕嚕是個急性子，他催問道：「當局快說呀！沒有帶又怎麼追蹤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所幸四法王臨走時，向她討了一個杏子，吃了下去。」

四法王吃了一粒杏子，在每個人心中激起了不同的漣漪，尤以文祥的最是複雜。自從杏娃提起杏姑，他就知道面臨考驗了。衣紅臉色不佳，有顆佛珠光彩暗淡，在在都非吉兆。加上此時心中忐忑不安，雖說兩人原無什麼瓜葛，分手時也說得明白。但是杏花那歷歷苦難的遭遇，楚楚可憐的身影，並沒有完全在心田中消逝。

是的，自己已經通過了情關，但是什麼叫情關呢？只是男女之情嗎？一旦造物弄人，杏花出現在自己面前，難道能忍心不理嗎？

而衣紅更是在矛盾中掙扎，她相信文祥是個君子，杏花的事誰都沒錯。可是，終究文祥是她終生的道侶，雖不涉情慾，但兩人之間澄澈通透，更是容不得一粒砂子。剛才左非右和風不懼分別點醒，她也一再告訴自己，愚昧、妒嫉、傲慢是修道人的三大禁條，漫漫人生，走到如今，為什麼還是步步維艱？

當她聽到杏姑決定不帶杏子時，就知道她並未忘情於文祥。那一剎，突然一股濁氣上衝天闕，心中一擰，酸痛逾恆，正待說些更惡毒的話，狠狠刺文祥一番，卻覺血液中泛著一股陽和之氣，馬上心神平和下來。衣紅知道那是杏娃給她釋放了安啡命，自己沒有出醜，顯然非修為之功，而是外來的助力。

黑金剛想的是合法性的問題，自己身為隊長，雖為當局效力，實則代表人類議會，要維護人類尊嚴。此外，在他意識中，一股正義的力量，在在不允許他苟且行事。當然，大法王一再違法亂紀，罪有應得，但是當局怎可自己濫權？

古嚕嚕在研究氫氣的可行性，一下子搖頭，一下子點頭，有時又啞然失笑。

左非右所關心的則是杏娃說她做錯了一題，是哪一題？他忍不住問道：「杏娃，能不能告訴我，是哪一題？」

黑金剛還在嘀咕：「當局這種做法不妥，我不能同意。」

古嚕嚕打岔說：「老大！我們出生入死，為的是完成任務！你這種勾當幹多了，我可以舉一大堆例子，什麼叫合法合理？當局這樣做一點都沒有錯！難道要等大法王把地球毀了，我們再跟他理論去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我們是人，不一樣！」

百怪不甘後人，仗義直言：「有什麼不一樣？以往我們總怪當局太迂腐！現在當局搖身一變，變成人了，點子比我們老怪物還高一籌！慶祝都來不及哩！」

大家各持己見，爭執不休，但見千奇手一舉，大聲說：「各位別吵！且聽我一言！」每個人都安靜下來，等著他發表高見。

千奇慢吞吞地走到衣紅身旁，對她說：「姑娘，還是妳明理，我們老遠趕來，有什麼好東西款待稀客的？」

這一帶洋流強勁，不一會，那片觸目的泡沫和混濁的浪濤都漂向西方，海面又恢復了澄藍的本色。

大家品茗著各種新奇的飲料，杏娃開口說：「我覺得還是做機器好……」

百怪說：「杏娃，妳這就錯了！討論問題嘛！別放在心上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不是講這個，你們人類真可憐，情緒完全受內分泌支配，一下子高，一下子低。我們有個內分泌資料庫，其中有二十四種酪胺酸的甲狀腺素，三十六種蛋白質荷爾蒙，七十二種類固醇荷爾蒙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常態比例值，為了調節人的回饋機制，我們隨時要查表，用互補的方法保持個人的平衡。」

「為什麼要保持平衡？」衣紅明知故問。

「這是我的責任呀！」杏娃也開始訴苦了，人模人樣：「我又不瞭解人類，只是按照標準手續，當人的內分泌失衡後，三秒鐘內必須使之復原。」

「三秒鐘使誰復原？」

「人的內分泌呀！」

「太長了吧？三秒！」

「還要因人而異。」

「是誰規定的標準？」衣紅又問。

「人類議會呀！在二五年定的！我們忙著為一百億人調這調那，人還不满意！」杏娃口氣哀怨，令人不得不對機器感到同情：「唉！我決定不學人性論了！」

顯然衣紅恢復常態了，馬上打斷說：「不可以，妳這是叛師逆祖！」

杏娃說：「恩將仇報！早知如此，我就讓妳受動情激素和腎上腺素的煎熬！」

左非右立刻追問：「精采！什麼動情激素？」

衣紅怕她揭底，說：「杏娃別胡說！快討論大法王的事！」

杏娃卻說：「老實說，我們的資料庫還不健全，師父說每個人都有某種根性，我們無法觸及。像衣紅，像你們這些人，我始終不能徹底瞭解。」

黑金剛咳了一聲，說：「當局還是少研究人性的好，事不宜遲，快決定進攻大法王基地的戰略吧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經驗不足，還是你主持的好。」

顯然黑金剛就等這句話，立刻問道：「古嚕嚕，你的結論如何？」

古嚕嚕一直在苦苦思索，他整理了一下想法，說：「我剛才調查了一下資料，大法王的確不可輕侮，在深海五千公尺下，約有縱向一百公里，橫跨五公里的狹長地帶，都佈滿了這種水雷。結論是：要想硬闖是不可能的。」

黑金剛問：「這水雷不能破嗎？」

古嚕嚕搖搖頭說：「不是不能破，而是不可破，真要破了，大法王貯存億兆千瓦時的能量霎時釋放出來，不僅這海底無數生靈將化為烏有，連陸地都會波及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總有出入門戶吧？能不能化裝混進去？」

古嚕嚕說：「更難，我只查到四個通道，都有他們的超級電腦及高壓磁場把關。他們還利用遺傳基因比對，來辨證基地的成員。」

黑金剛又問：「他們的補給如何？」

古嚕嚕皺著眉頭說：「完全自給自足，是個小生態系統。」

大家各有所思，半晌無言。最後百怪說：「水裡不行，從地表進攻總可以吧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鑽十幾公里的地洞？」

百怪說：「不必，只要繞過水雷區，潛到海床，從地殼下手。」

千奇說：「老怪總是話說一半，這件事是這樣的……」

百怪不滿：「這件事當然不是那樣！」

千奇不予理會，繼續說：「前幾天我們做過試驗，利用電熱樁的電熱、熱電轉換，設計了一個大型熱堆，比白衣長老效率高得多，可以即時產生攝氏八千度的高溫，不論什麼都立刻熔化。」

古嚕嚕眼睛一亮：「對呀！再用磁場聚束，讓我算算，只要有上千萬焦耳的能量，每分鐘就能開出一公尺長、一公尺直徑的函道。」

黑金剛搖頭說：「每分鐘一公尺？那要挖多久？再說一公尺直徑？行不通！」

百怪自信滿滿地說：「簡單，只要再配加一具離子萃取機，大部分熱熔體都會氣化，效率會增加十倍以上。」

千奇說：「這叫機緣巧合，老怪和我吸取了自覺會利用電熱樁熔化地函的經驗，便設計了一個錐形熱堆，果真打洞如切草！現今正好廢物利用。」

百怪兩眼一翻：「什麼廢物利用？那是劃時代的發明！學名叫做自覺·席克·阿米巴·希拉·大法王·百怪·千奇熱堆。」

黑金剛決定採用百怪的策略，眾人乘坐大型深潛機，繞過正面，由東方一百公里處入海。潛到海床後，便貼著南北縱列的水底山谷，試探著向西逼近。

深海裡四下黝黑，卻有點點星光，閃爍游移。

衣紅一見，大叫：「那邊有人！」

古嚕嚕說：「那是深海動物，是用磷光，供求偶辨識的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杏娃小心點，龍王爺來招親了！」

深潛機貼地慢行，燈光照射的範圍約有十數公尺，很像一隻龐大的發光水母，緩緩地漂遊在濃稠的海底。往下看，地形崎嶇，塊磊分明，都是些未經侵蝕的岩石。有時地勢突陷，機行之處，驚起淤泥陣陣。偶有奇形怪狀之深海生物，大或尺許，小若指掌。有的通體透明，有的則色彩鮮艷，花紋怪誕。

衣紅納悶道：「這裡沒有食物，魚怎麼生存？」

古嚕嚕說：「海底雖無水草海藻，但沉積的腐屍甚多，這些動物多屬腐食類。」

約行數里，遠遠有一線微光傳來，黑金剛說：「當局請把音障設好。」

杏娃說：「叫我杏娃吧，我們是朋友。」

黑金剛不為所動：「不，妳是我上司，不是朋友。」

千奇說：「就算有音障，非不得已，請勿多言。」

百怪說：「老怪多慮了！怕什麼？」

千奇說：「怕什麼？這次當局親自出征，豈是兒戲？」

百怪笑道：「老怪呀老怪！窮緊張！哪次不是當局御駕親征？當局有化身億億萬萬，你我也有再生機制，如今不像以往了！」

千奇道：「不錯！我們有特權，可是文祥衣紅他們呢？」

百怪詫道：「他們沒有？怎麼可能？」

杏娃說：「禪師不許我給他們設再生體系，說要置之死地而後生。」

百怪伸了伸舌頭，說：「這種師父，太殘忍了！」

衣紅嬌叱一聲：「不許你說我師父！」

百怪忙躲到千奇身後，說：「我只是這樣想，可以吧？」

隨著地形，深潛機漸漸上升，再看那條光帶，竟是越來越亮，而且範圍極大，照得海底熠熠生輝。等深潛機爬到一座較高的山頂，向下一看，約有一片數百公頃的光罩，緊緊蓋住一溜曲折蜿蜒的海谷。那海谷東北至西南走向，在兩邊谷端，隱約閃爍著些微紅光，連續不斷，時明時滅。

千奇指著那遠處隱隱的紅光說：「那就是太平洋火山縱谷，看來基地就建在火山口上，倒也虧他，想得出這種絕招。」

百怪不服，說：「你又長他人志氣了！這算什麼？我老怪如果走投無路，只要帶著電熱樁，可以把基地建在地心裡！」

黑金剛說：「兩個老怪快打定主意，在哪裡挖洞最理想？」

百怪說：「真難聽！又不是老鼠，什麼挖洞？我們是開鑿深海隧道！」

千奇指著前面一大片凹狀的海峽谷地說：「這一帶都是花崗岩，地質理想，但岩團間隙太大，能量散失很快。我看還是先利用

谷地搭建基地，再從其下的地殼開挖，大約五公尺深再往水平方向開闢隧道。」

百怪說：「谷地我是同意的，但是老怪把玄武岩說成花崗岩，我不同意！」

千奇一瞪眼，說：「這也要爭？不都是矽酸鹽嗎？」

百怪一本正經地說：「都是矽酸鹽我同意，但花崗岩輕，多形成陸地山脈，玄武岩重，沉在海底，所以這是玄武岩！」

千奇反駁說：「也不盡然，在玄武岩上層，都是沉積岩！」

黑金剛知道他們喜歡拌嘴，只是問：「施工有分別嗎？」

千奇說：「沒有分別。」

百怪說：「當然有，玄武岩能量要多些。」

千奇說：「但是沉積岩和花崗岩相近。」

黑金剛便說：「那就把基地設在這裡，開始動手吧！」

吵歸吵，鬧歸鬧，這些人做起事來有條不紊。黑金剛一聲令下，魏德曼手一招，立見四根扇形光柱，呈十五度斜角，在海床上撐開。

格瑞達、莎莉和蘇珊也沒閒著，三個人指手劃腳，東一揮、西一點，光華閃處，一片水晶大幕，從下向上反兜而起。魏德曼緊接著雙手一合，一座高約三丈，面積約一公頃的銀光帳棚，已經成形。

千奇和百怪早已準備停當，這時水底沉積的淤泥正攪動翻揚著。二人向前一指，光幕中的海水迅速由頂向下逼退。一些嶙峋嶙峋的石塊漸漸露出來，不一會，水已見底。千奇用手虛推，百怪在旁一拉，地面立即隆起一片白玉似的平台。

古嚕嚕和黑金剛一揮手，三間美侖美奐的工作室剎那間聳立面前。

這時深潛機已然隱去，衣紅等人幾曾見過這種場面，都看得目不轉睛。千奇笑說：「這都是當局的本事，我們不過是施工工人而已。」

衣紅這才心服口服：「哇塞！杏娃！原來妳還有這些本事！」

杏娃說：「這算什麼？我們不過利用能量，把施工時間縮短了一些而已。」

法蒂瑪突然雙手摀住耳朵，驚叫道：「我的耳朵！怎麼嗚嗚不停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正在替你們調整聽覺，因為高頻電磁波無法穿透這種深度，馬上要進入新環境，你們需要適應一會，不要怕。」

說時，黑金剛手又一指，但見東方光線一閃，數十具各式深潛機，裝載了各種應用工具，包括數百根粗大的熱電——電熱棒，陸續駛到正中最大的工作室前。

黑金剛對千奇說：「你和百怪去組裝電熱堆吧，我和古嚕嚕、魏德曼要去尋找適合的海床熱點，以便收集能源。」千奇、百怪領命而去。黑金剛又對格瑞達等三位女將說：「妳們負責安全防衛，把偵測線設在一公里處，尤其要注意磁場變化，靈敏度十個高斯為準，超過極限立刻通知我們。」

衣紅正要開口，黑金剛說：「你們的責任重大，在左邊那間工作室中，有雷達波及磁場探測設備。文祥是駕輕就熟，把地形查清楚了，我們就可以開挖。」

衣紅儘管大開眼界，但她也見過大風大浪，只是自覺慚愧，以往總把杏娃看做一個知心的玩伴，沒有想到杏娃掌管著全世界百億人口的食衣住行育樂。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電腦之外還有電腦！

文祥心情未定，文湘琳只是青少年的過程，但一想到杏娃就煩亂不已。修行人的立場和責任是什麼？以當時的情況而言，自己並未做錯，那麼今天就應該問心無愧。但是，那個群山繚繞、霧濃峭寒的清晨，曲溪嗚咽，孤鳥低鳴，杏娃啜泣的斷續聲，眼角晶瑩的淚珠，在腦海構成了一曲絕唱。隱約中，那個嬌弱瘦小的身影消逝了，消逝在朦朧的山水中，消逝在過往的雲煙中，卻永生烙印在文祥的靈魂上。

他口不能說，心又不能止。當他聽到杏娃先接受了杏子，最後又決定丟棄，心中更是一緊。這時各人忙於工作，他則是愁緒萬端，不能自己。

左非右知道那些看似簡單的動作，是累積了多年的工作經驗，電腦不斷由過程中萃取動機、目的與結果，充分應用行為與情緒語言的特徵，人機才能彼此配合無間。黑金剛他們這種工作方式正是他必須效法的，因此他聚精會神，仔細觀察。

風不懼比較單純，他只是守著師父的教誨，一心不動。

法蒂瑪早已目瞪口呆，這種法力神通不要說親身經歷，連想都沒有想過。看了一會，她悄悄拉了拉衣紅的手，輕聲問道：「這是虛擬幻境吧？」

衣紅眼見文祥心思重重，心中不禁有氣。法蒂瑪這一問，她打起精神，談起理論自有一套：「什麼虛擬實擬、真境幻境？我們的一切認知都來自主觀經驗。只不過杏娃主宰了我們的客觀環境，沒有什麼她做不到的。」

雷達探索室面積很大，分上中下三層，呈階梯狀。上層又分成三間，在外間大堂中有三張工作平檯和一些探測儀器，四壁還有一些圖表和顯示裝置。大堂右角有梯級直通下層，梯級旁則是一排護欄，可以俯瞰中、下層。中層是個狹長的平台，下層則是個一畝大、數公尺深的地坑。只是下兩層空蕩蕩的，什麼都沒有。

黑金剛見一切就緒，下令道：「文祥、左非右就位，把探測資料輸入系統。」

文祥如夢方醒，一見這些探測儀器竟與自己在月球上所用的一樣。他打起精神，立刻坐上控制台，啟動顯示儀表，校正一應的參數，開始操作起來。

左非右發現有個三維繪圖桌，他曾做過多媒體，對此自是不陌生。當下把風不懼叫過去，並對文祥說：「有了資料就趕快傳過來，我這就製圖。」

衣紅知道這些她都幫不上忙，一見護欄邊出現兩張椅子，便拉了法蒂瑪，索性坐在一旁看熱鬧。

衣紅一坐下去，就抱怨道：「杏娃，妳太不體貼了，椅子怎麼這樣硬？」

杏娃小聲說：「我就知道妳難伺候，這是特別為妳複製的諸葛椅！」

「諸葛椅？」衣紅很是窩心，卻說：「難道諸葛亮有金剛不壞的屁股？」

杏娃說：「那時候沒有海綿墊，沒有席夢思呀！我加上去妳又嫌是假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別騙人，墊上一床棉席也應該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考證過了，那時候諸葛亮五月渡瀘，南征蠻疆，『夙夜憂勤』，怎麼辦？為了防止打瞌睡，延誤軍機，所以把椅子做得特別硬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也說得過去，但我們老遠趕來為妳工作，又不是什麼五月渡瀘！總該坐得舒適一點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行！妳責任重大，還要控制七情六慾……」

衣紅恨聲說：「什麼七情六慾？杏娃、杏姑、杏子！我看妳才偏心哩！」

說時，只聽左非右叫道：「文祥！雷達掃瞄只能提供三維模型，還要加上材質，否則看起來不清楚。」

文祥說：「什麼材質？怎麼加法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材質就是人眼所能分辨的信息，你那邊應該有分光攝影機，只要和雷達掃瞄器同步就行。」

文祥啊了一聲，不一會，中層那狹長的空間陡然一變，出現了一個實體模型。正是左非右和風不懼運用文祥掃瞄來的信息，透

過虛擬實境的技術，放大了十數倍的結果。

這顯然就是大法王基地的縮影，狹谷呈南北走向，長約十公里，谷底平坦，寬約二百公尺，主軸約偏西十二度。基地上方有一頂光罩，將海水隔離，其下道路房舍井然，一如陸上的峽谷莊集。

基地東方有一山聳立，標高二千多公尺。其東側山勢較緩，約有十五度斜坡，在接近海底一山窪中，有個覆碗狀的白色物體，正南面立著一座牌樓，居然懸著一面長條旗，上書：「女諸葛衣紅」。

衣紅一見，笑得打跌：「不通不通，要麼賽諸葛，要麼就用衣紅！」

話一說完，那旗色一變，字跡竟難以辨認。

衣紅忙喊：「左哥！把旗子放大一點！」畫面一閃，果然旗子放大了，原來上面密密麻麻的，十來個人的名字都在上頭。衣紅更是笑得喘不過氣來：「杏娃，說妳不通就是不通！知道旗幟有什麼用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根據漢字基因：體是高處可飄動的物件；用是供人辨知。」

衣紅道：「我們現在在哪裡？在深海底下！難道要給蝦兵蟹將看？再說上面那麼多人名，誰看得清楚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給你們大家看的呀！否則有一個沒一個，人人不滿意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也簡單，用個帥字就好！」

再看那法王海底基地，在厚實的晶壁下，有一片模龐大而明亮的空間。那地形沿著谷勢綿延婉轉，北方顯然是能源集中地，佈滿一些重型機械以及輸能的導管。中段兩側靠山處各有一排長方形建築，前面停著幾排車子，很可能是庫房或者工作場所。

再往南，隔著山峰，幾乎與這間印有「帥」字的大本營平行處，有百十戶疏散的房舍。其間樹影草坪，白牆紅瓦，儼然一個高雅宜人的社區。由模型看來，那房舍有各種型式，其中一區建築以尖塔為頂，下接圓拱，全是印度風格。另一區則平台樓閣重重，又是中國南方的建築。

社區西側山勢較緩，丘陵起伏，其中居然有不少常綠喬木，高可丈許。此外還有一泓彎彎水池，垂柳環佈，柳下一亭，其下之欄柱桌凳，隱約可見。

衣紅說：「這不是世外桃源嗎？大法王也真會享受。」

法蒂瑪手指南端一片平平坦坦，約有數十平方公里的黃色空地，問道：「衣姐，那又是什麼？為什麼空著不用？」

這時，文祥等人任務已了，也都圍過來觀看。左非右接口說：「傻瓜！那是運動場，深海和太空一樣，如果不常運動，身體會不適應。」

衣紅說：「不可能是運動場！太大了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狩獵也是一種運動呀！大清皇帝的圍場有好幾百公頃呢！」

衣紅搖頭說：「如果是獵場，起碼要有樹吧！不然獵什麼？」

大家猜來猜去，就是想不出什麼道理，在深海之底，建築成本這樣高，居然把一片寶地空在那裡，碰都不碰。

一會兒黑金剛等人也進來了，人人對大法王的遠謀近慮，都佩服不已。

黑金剛說：「如果我能作主，我真想請他參加我們特遣隊。」

百怪一翻眼，說：「人家在那裡是老大，他來這裡算老幾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那簡單，我讓他就是。」

百怪哼了聲，說：「你讓他？還有得等呢！」

千奇說：「我們誤打誤闖，選的位置倒不錯，從我們大本營到那個社區只有五公里，三十個小時隧道就可打通。」

百怪說：「為什麼一定要打到那個社區呢？」

千奇說：「我們要活捉法王吧！他一定住在那裡。」

百怪不同意：「社區人多，容易打草驚蛇！」

千奇說：「老怪又饒舌了，兵法有言，軍不厭詐！」

百怪說：「要不厭詐，就應該通到那塊空地，鳥不生蛋的地方！」

千奇說：「那不可能是空地！說不定是武器試驗場！」

杏娃突然插口說：「那是沙漠！」

「沙漠？」眾人都覺得匪夷所思。

「杏娃說對了！」衣紅拍掌大叫：「是沙漠，而且法王就住在那裡。」

千奇恍然大悟：「正是，法王手下有阿拉伯人及漢人，各得其所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把模型放大些，要找到正確位置，才能開隧道。」

百怪說：「如果要通到沙漠那邊，工程大多了，有必要嗎？」

大家都覺得百怪所言甚是，但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良策來。

格瑞達湊近百怪，說：「不管通到哪裡，要想找大法王也未必容易。怪哥哥不是有易容的本事嗎？讓我們混進去，化裝成他們的人，保證不要一時片刻，我一個人就可以把大小法王一個個精光活跳地拎過來。」

百怪把腦袋一縮，說：「話是不錯！小心他們後宮三千，醋罈子翻了，只怕我們沒死也被酸死！」

黑金剛說：「格瑞達說得不錯，不過他們有基因比對措施，首先我們要取得基因檔，千奇曾是有名的駭客，先將檔案滲透了，改好資料，才混得進去。我們再分成兩組，我帶格瑞達、蘇珊、莎莉、古嚕嚕、魏德曼化裝成阿拉伯人，你們化裝成中國工程師，大家分頭行事。只是麻煩當局把微波頻率改變一下，免得被他們識破。」

百怪說：「那還要化裝嗎？老大早就想過首長癩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已經用地震波偵測過，他們內部通訊一律採用單頻分段式。蘇珊要帶一套調變器進去，我們會隨時更換你們的段址，他們不可能察覺的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其實今天的任務說難不難，說易也不易，目的只有一個，誰能降伏大法王，或者癱瘓他們的系統，就算大功告成。不過大家千萬小心，雖說遇到危機，當局會負責撤退，但再想混進去恐怕機會就更小了。」

千奇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反正只要騙過基因偵測，隧道開得越近越好。」

黑金剛伸出食指對著模型往左一劃，從帥字本營通過山腹到對方社區的一間庫房後，立刻標出了一條紅線。黑金剛說：「這條通道是四八二七公尺，千奇、百怪負責開鑿；魏德曼控制機器人；古嚕嚕處理離化氣體；莎莉和蘇珊調配能量；文祥左非右負責測量；衣紅、風不懼、法蒂瑪和格瑞達負責安全總控。」

眾人領命，分頭進行，唯獨衣紅和法蒂瑪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下手。格瑞達早知究裡，走過來對衣紅說：「小處女，這種事又是第一次吧？」

衣紅臉一紅，頭一抬，把法蒂瑪拉近身旁，傲然說：「處女是聖潔的！第一次才珍貴！再說，我們不稀罕做男人的性奴隸！」

格瑞達笑說：「哎喲喲！紅姑娘，我只是好心，怕妳們第一次沒經驗。」

衣紅也笑說：「再沒經驗的事，我們也是有所為有所不為！」

法蒂瑪忙打圓場說：「格瑞達姐姐，您是行家，就麻煩您指教！」

格瑞達擰了擰法蒂瑪白嫩嫩的臉皮，笑說：「什麼行家不行家？還是妳嘴巴甜，不像他們幾個黃皮膚，自恃文化優秀，酸氣十足！」

法蒂瑪忙說：「不會吧！衣姐只是嘴巴硬，心裡總是甜甜的。」

格瑞達笑得更樂了：「我們管那種叫知更鳥。」

說說笑笑間，格瑞達帶著三人走到裡間的觀察室，裡面有四個坐椅，各自面對一座全方位身歷境處理器。杏娃早已安排妥當，四人各有專職，風不懼監測對方的電磁波；法蒂瑪負責視訊及音訊感測；格瑞達控制各種防護裝置；只有衣紅，她的位置上只有一個法王基地的迷你模型，工作指示則一應闕如。

衣紅大叫：「不公平，我的工作呢？難道要我來看熱鬧？」

杏娃說：「妳是總指揮，隧道打通後，要負責戰略部署呀！」

衣紅聽了反倒謙虛起來：「有黑大哥在，我怎麼敢當？」

杏娃說：「別心口不應，他們各有職司，妳就偏勞了吧！」